

名捕

沈亚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沈 亚

名 捕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本书由加拿大亚洲出版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名捕/沈亚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2.7
ISBN 7-5399-1805-5

I... II. 沈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4784 号

书 名 名 捕
作 者 沈 亚
责任编辑 荣 华
责任校对 昌 德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金坛教学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125
字 数 13 万
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805-5/I·1706
定 价 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楔子



真心，竟如此难寻吗？

她已经在时光的洪流中飘荡了百多年，竟然连一个真心人也找不到！隐约中，她几乎可以听到黑阎奥义书中那魔鬼所发出的讥诮笑声。

一百年了，她访过六十几个人，却没有一个能通过考验。在权势、财富、美色前，那些信誓旦旦的真情，全都是过眼云烟。

六十几个精心挑选的人，却也是六十几段无情无义的分离，一次又一次的背叛，让她几乎丧失继续下去的力量。

每份感情，在开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、绝对的，但却如此脆弱得禁不起任何考验！她开始怀疑自己不过中了那魔鬼的诡计，专程来拆散天下有情人——穷书生与痴情等候的村姑；多情侠士、江湖美眷；门当户

对、青梅竹马，一旦遇上诱惑，总有一方要变心。

无怪乎有人说：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人。

时光中她踽踽独行，正为自己所犯下的、不可原谅的错误付出代价；只是她不知道，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？她还要看多少次的背叛？还要叹息多少次？

看尽生死离别，她的容貌未老，心……却老得快没了气力、快没了盼望。

但是她是没有资格放弃的，为了弥补错误，不管再怎么绝望，她都没有放弃的权利。

站在湖中，她静静地看着柳树下那两个说着悄悄话的孩子，男孩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扎着小辫子的小女孩笑得满脸灿烂——

即将到来的灾难就要硬生生拆散这对可爱的小恋人。她是个巫覡，虽然犯了错，但能力未失。她能看到未来……如果注定了必须死亡，她所做的只是多给一个机会——或许能改变些什么，再错，也只是多了一个错。



她决定逆天而行！

反正，大错已然铸成，她所背负的罪恶根本不在乎再多添一桩。

逆天……就逆天吧！

A



柳树庄

天色渐渐晚了，柳树湖畔洗衣的妇人们早已回家煮饭，村落里呼喊孩子回家的声音此起彼落。

柳树湖上鸭子成群结队慢慢往湖边游，微风轻轻吹抚着平静而美丽的柳树湖。他们坐在柳树下，他的手上拿着条用柳叶与麻绳揉成的手链子套到她手上。

“收了这个，这辈子你就只能当我的新娘了，知道吗？”

她似懂非懂地瞧着他，天真烂漫的眼里闪动着可爱的笑意。

“好啊好啊，燕丫头给战野当新娘！”

“这可不许后悔的喔。”孩子小小的，约莫十岁，眼里的表情却十分认真。“我长大以后会当捕头，跟我爹

一样。当捕头很苦的，当捕头的新娘也很苦，跟我娘一样。”

听到这话，燕丫头傻乎乎地想了想。

爹娘总说战大娘很可怜，战大叔一年回来一、两趟，每每过了夜便走。战大娘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，日子过得十分清苦，这全是因为战大叔不肯收人贿赂，要不然在京城里当捕头，谁像战大叔这样一穷二白？

贿赂是什么她不懂，但她看得出来战大娘很苦，因为战大娘总是不笑，清瘦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，而且她常常看到战大娘一个人躲在湖边偷偷的哭。

“你别当捕头了，跟我爹一样当个收账的先生不好吗？当收账的先生很好，每次去收账都会买很多好东西给燕丫头。”她好心建议，圆圆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辰。

“不好！我要当个捕头！你收了我的定情链子就不许后悔了！”孩子固执地将链子牢牢扣紧，燕丫头扁起小嘴，很不高兴。

“那我不要了！”

“燕丫头！说好了不许后悔的！”男孩生气了，瞪着眼睛嚷。

燕丫头焦急地扯着手上的草链



子，谁知那链子虽然是柳树跟麻绳揉成的，却相当坚韧，一时之间竟然扯不下来。



“我不要！我不要！”

“可是你刚刚明明答应了！”

“那不算啦！不算不算！重来一次！”

“燕丫头，回家吃饭了，你爹给你买了糖葫芦呢，燕丫头！”村子里燕丫头的娘高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。“燕丫头，快回来！”

燕丫头看着村子的方向，她娘的身影晃过柳树湖畔，又到其它地方找孩子去了。

战野红着眼眶瞪她。

“不要就算了！你回去好了，回去回去！回去吃你的糖葫芦！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！”

想到以后战野再也不理她，燕丫头本来已经跳起来的身子又软了下来，她咬着唇红了眼眶道：

“战野……你别生气，我当你的新娘就是了，你不用做收账先生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燕丫头从身上掏出一串已经化了一半的糖葫芦塞到他手里。“喏，你说要带定情信物，可是我

不知道要带什么,这糖葫芦送给你吃。”

虽然糖葫芦已经化了一半,但对战野来说却还是非常珍贵,只是他很固执,老大不高兴地别开脸嚷:

“我不要你的糖葫芦!糖葫芦吃掉就没有了,我要别的东西!”

燕丫头踌躇地踱着小步,嘟起嘴。

“那要什么嘛?我没有了……”

战野搔搔头,其实他也不太明白“定情信物”到底是做什么用的,只不过人家戏台上演的信物从来都没用过糖葫芦,想必信物一定是不能吃的才可以。

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到——

“前些日子你娘不是给了你一串头花吗?你取下头花的其中一朵交给我,以后我们要是分开了,就凭那朵头花相认,你说好不好?”

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分开呢?燕丫头傻气地想着,但战野都这么说了,她也只好耸耸肩。

“好吧,可是我娘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揍我一顿的。”

“这很要紧!”

“知道了啦!你晚上到湖畔来,我偷偷把头花给你,我娘不知道就不会



揍我了。”事情解决了，燕丫头豁然开朗地笑了起来，圆圆的脸蛋露出甜美动人的酒窝。“我得回去了，你别忘了喔，晚上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

燕丫头蹦蹦跳跳地走了，战野等她走远了之后才回过头，小心翼翼地捡起那串糖葫芦；糖葫芦上的糖已经化了大半，露出里面肥美的李子，他谨慎地挑起最上面的一颗，狠狠地咽了口口水，才宝贝似地放进嘴里含着，脸上不由得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。

“我看咱们先到城里躲一躲吧。”燕丫头的爹叹着气又喝了一杯酒。“老爷子都说了，让我们一家到他那儿去避避。”

“到了人家的屋檐下，我们能不低头吗？”燕丫头的娘也叹口气。“能不去就不去，好些天没听到马贼的消息了，说不定他们——”

“说不定他们抢够、杀够了是吧？你别傻啦，我今儿个还听说他们刚抢了老梅坞呢。”

“唉，这是什么年头！马贼到咱们这儿来也有个把月了，怎么就不见个官兵什么的来帮忙？任人

宰割……这什么年头啊。”

“别唉声叹气了，我想过了，你今几个晚上就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儿个一大早咱们就到城里去住，你要是不喜欢住在老爷子家里，咱们找家小客栈住下也成。”

“颠沛流离的……唉……”燕丫头的娘长长地叹口气，饭也吃不下了，索性放下碗筷，呆呆地落下泪来。

“爹……咱们要搬家啊？”燕丫头傻傻地问。“为什么要搬家？燕丫头不想搬家。”

“傻孩子。”燕丫头的爹将女儿抱了起来，强笑道：“咱们不是要搬家，只是暂时离开一下，等马贼走了以后就可以回来了。”

“那马贼什么时候走？”

燕丫头的父母全答不出话来。

近年时局不稳，走到哪里都有盗匪肆虐。想当年

他们从福建搬到风光明媚的江南，为的就是躲避沿海的倭寇，谁知道现在还是得走……



其实走到哪里都一样。听说京城里也不安稳，连天子脚下的京城都不

安稳了，这天底下哪里还会有安稳的地方？搬到县城里只不过想图个心安；县城里有兵士，总不会眼睁睁看着马贼长驱直入、烧杀掳掠。



“丫头不想走！”燕丫头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“燕丫头想留在这里！不要不要！爹，丫头不要走！”

“别哭……别哭傻丫头……”燕丫头的爹给女儿一哭，鼻头忍不住也酸楚起来；只不过他们不走，万一马贼真的来了，凭他这双只懂得打算盘的手，又怎么能够保护妻子女儿？几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基础，眼看又要化为乌有，想起来也心疼啊。“爹答应你，马贼一走咱们立刻回来，好不好？别哭了，别哭了……”

“燕丫头乖，燕丫头出去玩……”燕丫头的娘红着眼睛过来将孩子抱到门口。“星星出来之前就得回来睡觉知道吗？或是听到娘唤你，你也得回来，这么晚了不许再到湖边去了晓得吗？”

燕丫头点点头，委屈的小脸上一头一脸都是眼泪，模样惹人怜爱极了。燕丫头的娘忍不住亲亲那张可爱的小脸蛋。他们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燕丫头想，那些马贼连三岁孩童都不放过，如果燕丫头落在他们手

上——一想到这里，她又后悔了，她真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！

“去吧，小心点，别玩得太晚了，晓得吗？”

“嗯……娘……你可不可以把头花给我？”燕丫头毕竟是孩子，可以出去玩让她登时忘了要搬家这回事，却让她想起答应了战野的承诺。

“要头花做什么？”

燕丫头嘟着唇，小小的手不住扭曲，十只手指头卷在一起像个小麻花卷。

“嗯……就是……那个……娘……”

燕丫头的娘叹口气，这时候她也真没力气管这个，只好把小小的头花塞到孩子手里。

“去吧去吧，小心点儿，待会儿就得回来……”

燕丫头没等她娘说完，已经一溜烟跑入昏黄的月色之中。

“晓得啦，我马上回来！”

只是他们谁也没料到，这一去，他们竟然就得骨肉离散、生离死别……

这天的夜，来得特别快、特别深沉，连月亮都黯然了……



月亮升了起来，昏昏蒙蒙的月已经挂在柳树湖的柳枝梢上。战野心不在焉地扒完饭，两只脚不安地踏着步子，弄得原本已经不甚牢靠的桌子发出吵杂的声响。



“你干什么？吃太饱了？”战大娘怒道：“还不乖乖把碗筷收进去？”

战野动作极快，桌子上所有的碗筷转眼间已经消失了踪影，他唯唯诺诺来到母亲身前。

“娘……我可不可以……”

“不可以！”

“娘，我只是出去遛遛——”

“遛什么？这么晚了，弟弟们都想睡了，你还想去什么地方？活像只脱缰野马，家里有臭虫咬你吗？”

“娘——”

“住口！你再说小心我赏你一巴掌！带弟弟进去睡觉！”

战野垂头丧气地将打瞌睡的小弟接过，闷闷地往屋内走去。好不容易哄睡了他，战野望着外面的天空，乌云已经把月亮给遮住了。

他好着急啊！燕丫头去了湖畔吗？这么晚了，她一

个人在那里一定会吓坏的。前一阵子村子里的人老说柳树湖畔有鬼，燕丫头好几天都不肯再到湖畔去玩，是他连哄带骗，好不容易才让她相信那里什么鬼也没有，可是现在这么晚了，燕丫头一定怕死了吧？这该怎么办才好？

“战野……”战大娘走进屋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刚刚娘不是故意吼你的……娘……实在是累了。”

“我知道的，娘，不打紧。”战野体贴地笑了笑。“弟弟们都睡了吧？我可不可以出去了？”

战大娘望着孩子小小的脸，这孩子……怎么与他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？简直就像一个磨子印出来似的。每次看到他，她心头那把怒火就忍不住狠狠燃烧！孩子没有错，错的是战青，错的是她……她不该瞎了眼嫁给一个捕头！

现在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嚷嚷着说要走，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有些人离开了柳树庄，马贼越来越近，谁也不想留在这里冒险。



她也想走，只是带着三个孩子对她来说负担实在太重，更何况……怎么走？他们身上的银两连买半斤米也不够啊！离开这里，他们纵使不死在马

贼手上，母子四人一样要饿死在路边，她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呢？



想到这里，战大娘的眼里忍不住涌出泪水，一把抱住孩子哭了起来。

“娘？娘！您怎么啦？我不出去了！我不出去就是了！”战野慌张而笨拙地拍着娘的背。“娘，别哭了！我不出去，乖乖留在家里，我听话就是了！”

“乖孩子……我苦命的乖孩子！娘没用！娘……”战大娘哭成个泪人儿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往下坠落，湿了战野的衣衫，疼了战野的心。

战野忍不住也哭了起来。

“娘……娘……娘您别哭了……娘……”

战大娘正想放开孩子，却突然听到村外的铜锣没命地响了起来，听到村人们没命地拉开嗓子尖叫：“马贼！马贼来了！快逃命啊！马贼来啦！”

她惊恐地望向窗外，正好看到村子口新搭的了望台轰地一声烧了起来。

“快逃命啊！”

平静的村落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，火光中马匹的声音由远而近，半空中火箭咻咻作响，李家大娘的

屋顶着了火、王家大爷的猪圈也倒了下来。

战大娘颤抖着将两个小小的孩子一个抱在手里、一个背在背上，手里还牵着战野的手，慌慌张张地往外冲。

“快逃啊！”

尖叫声此起彼落，他们终于听到马贼那嚣张放肆的笑声了！骑在马上的恶鬼像一阵风一样席卷而来，刀光剑影，遇到他们的全都得死。村人们一个个倒下，战大娘没命地跑着，只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她怎么跑也跑不快，一个踉跄狠狠跌在地上。

战野的手顿失依靠，他回头想扶起倒在地上的母亲，却被急奔而来的马匹给惊住了——

“战野！”战大娘不顾生死地扑了上来想紧紧抱住孩子，铁蹄应声踩在她的背上，碰地好大一声。

马匹上的男人乐得仰头长啸：“过瘾极啦！”

铁蹄就踩在那母子三人的尸首上！



战野浑身发抖，他不敢低头，因为他全身都是母亲跟弟弟的血……他不敢低头，所以只能呆呆地望着马匹上的男人。

马上的男人也发现他了，那男人